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流沙如水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流沙如水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沙如水 / 董立勃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4.7
(DuDu 当代名家文库·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)
ISBN 978-7-5469-5376-2

I. ①流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653 号

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
责任编辑: 王永民

责任校对: 王永民

封面设计: 党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
责任复审: 吴晓霞

责任决审: 王英强
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书 名 流沙如水
作 者 董立勃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(www.xjdzys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2.75
字 数 165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5376-2
定 价 25.5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)

第一章

刚下过一场大雨，地湿透了，全是泥。不能下地干活，只好待在屋子里，等太阳出来，把地晒干了，再到地里去伺候那些庄稼。

也有人不想在屋子里待，看到雨一停，就想出去转转。叫谷子的女人站在门口，看着湿乎乎的地和不断放出的一片片蓝的天，想出去转转，却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转。

还有一个女人，也和谷子一样，看到雨停了，不想在屋子里待。但她和谷子不一样，她马上想到了去做一件事。这件事只有在刚下过雨去做，才能做成，等到完全晴了，不要说没时间了，就是有时间也做不成了。

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。

门后，墙上挂了一个柳条编的篮子，伸出手把它取下来。刚走到门口，床上有一个人问：“穗子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女人叫穗子。她回过了头，说：“我捡蘑菇去，蘑菇烧汤可鲜了。”

女人说：“你劈点柴火，等我回来给你烧蘑菇汤。”

床上说话的是个男人，是穗子的男人。男人也坐起来，也不想在这屋子里待，也想走出门去，可 he 不想跟穗子去采蘑菇，他想着去曹营长家里。曹营长这个人爱打扑克，也爱喝酒，这两样都是他喜欢的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。当然，蘑菇烧的汤也很鲜很香，可蘑菇没有长在家门口，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。他可没有那么傻，等着老婆给他烧蘑菇汤喝。高兴的事，哪一件在前头，就去做哪一件。到曹营长家玩完了，再回来喝蘑菇汤，喝完了汤，再搂着穗子舒服一下。这日子，叫什么日子？他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话，只能咧开嘴笑。

他叫刘付全。

穗子走到门口，转过身，对刘付全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看着穗子出门。穗子的腰一扭一扭，屁股也跟着晃动，真想把穗子喊回来，让穗子再睡到床上来。可刘付全只是想了想，没有真喊。他知道，真喊了，穗子也不会听他的，还会骂他没有出息，说他是头贪吃的猪，总没有个够。

看着穗子出了门，在湿地上走，脚像图章，盖出一行脚印，越来越长，像条绳子，扯着刘付全的目光，直到穗子拐了个弯，绕到了前边一排房子前，刘付全才不看了。

几天以后，刘付全想起了这个刚下过雨的早上，心里很后悔。后悔死了，后悔没有把穗子喊回来。

刚下过雨的早上，阳光特好，空气特好。这么好的时候，谁也不会想那么多。就是想得再多，也不会想到什么不好的事上。

看不到穗子的背影了，刘付全起床，去曹营长家。出门前，没有忘记穗子让他劈柴火的事。院子里有一棵从树林里拖回来的枯树，树旁边是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头。掂起斧头，举起来，再落下去，没有几下，脚边就有了一堆柴火。刘付全穿着无袖的汗衫，胳膊上的肌肉疙瘩像是石头蛋子，劈柴火时，这些石头蛋子乱滚。

谷子没想到要去捡蘑菇。她一个人过，屋子里的炉子只是在冬天时用来烧火墙。吃饭只要端个碗到食堂去就能吃上饭，吃不好但可以吃个饱。自己不做饭，也就想不到捡蘑菇。看到穗子提了个篮子从前边一排房子走过来，想不出穗子踩着一脚泥干什么去，就问穗子干什么去。

穗子说：“去采蘑菇。”

谷子问：“到什么地方去采？”

穗子说：“到林子里去采。”

谷子问：“真的能采到蘑菇吗？”

穗子说：“刚下过雨，林子里的蘑菇多得很。”

在村子里，谷子到山上的林子里采过蘑菇。一说到采蘑菇，马上想到了少女时采蘑菇的事。把藏在树底下草丛里雪白的大蘑菇找出来时的那种惊喜，谷子一想起来，就有点激动。

穗子说：“咱们一块去吧？”

谷子说：“你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”

穗子说：“你反正也没事，去吧！”

谷子说：“我没有篮子。”

穗子说：“咱俩采的，都装到这个篮子里，回来后，再分，一人一半。”

谷子说：“我就不要了，我又没有锅煮。”

穗子说：“要不，就到我家，咱们煮了一块吃。”

谷子说：“还不知你家老刘愿意不愿意？”

穗子说：“他敢不愿意，我们家我说了算。”

谷子说：“你咋这么厉害？”

穗子说：“他不听我的，就不让他上床。男人再厉害，不让他上床，他马上就稀了，就熊了。给你说这些没用，等你结了婚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谷子说：“行了，别啰唆了，要走早点走。”

房子的四周也有些林子，是人工栽的，还没长几年，全是些极年轻的树。这些杨树柳树还有沙枣树，摇摆着青枝绿叶，很好看。下过雨后更好看。可这样的林子里，不会长蘑菇。就是长，也只能长出些小小的，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蘑菇。雪白的大蘑菇是从那些盘在泥土里的老树根里长出来的。

能长出雪白大蘑菇的林子，只要走出这一大片房子，走到大渠南边的土坡上，就能看见了。

林子在西北面，林子里全是胡杨树，每一棵树的年纪至少都有一百岁了。再大的，怕是有几千年以上。树大树粗树老不说，还多。到底有多少？你看见过海吗？要是没有见过，见到这片林子，就差不多和见到海一样了。你如果见过海，肯定会说，这林子比大海还大。因为看大海，总是站在高处往下看，看它就不一样了。看林子，不管站在什么地方，都要仰起脸看，不管从什么角度看，都比四周的东西高。山挡不住，岸遮不了。这么一来，林子就不知大出去了多少，越走近了看它，就越大，等走进去看它，天没有了，地没有了，全被这林子给遮盖住了。

谷子指着它说：“咱们就到那里面去采。”

穗子说：“当然。”

渠道边上有一排房子，房子前面还有一个大棚子。这些房子和棚子是人盖起来的，但却不是用来住人的。这里住着的全是牲畜，是一群马。这里只住了一个人。这个人住在这里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天天给这些牲畜喂料喂草。

这个地方叫马号，住在马号的这个人叫饲养员。饲养员的年纪一般来说比较大。这个饲养员的年纪快五十了，好像在莫索湾没有人比他年纪再大了。

他姓葛，大家全喊他老葛头。

刚下过雨，一堆干苜蓿草全淋湿了。雨下得大，草垛里面也湿了。

太阳虽然出来了，可太阳不能把草垛里面的湿气很快晒掉，这样就可能让捂着的草发霉。草一发霉，马就不能吃了，可马要过一个冬天，没有这些草不行。这里的冬天和关内的冬天不一样，春夏秋三个季节合起来，才会比它长一点。

别人不用下地干活，老葛头得干活。老葛头用一把五个刺的铁钎子挑翻着苜蓿草，把它们在阳光里晾晒开来。铁钎子闪动着光亮。

要到远处的胡杨林去，一定要从马号跟前过。老葛头看见了穗子和谷子走过来。老葛头手里的铁钎子还在工作，可老葛头的嘴也不肯闲着。

老葛头问：“姑娘们，干什么去呀？”

谷子说：“我们采蘑菇去。”

老葛头说：“小心狼把你们吃了。”

穗子说：“狼早就让曹营长他们打光了。”

老葛头说：“去吧，早去早回，姑娘们。”

走过去后，穗子说：“这个老葛头真有意思，喊咱俩全喊姑娘，真是太可笑了。你是姑娘，我怎么还能算是姑娘？”

谷子说：“你怎么不是姑娘，你看上去和姑娘一样，咱俩走在一起，不管谁看，也不可能看出咱俩有啥不一样的。”

穗子说：“看上去是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，但实际是不一样了，是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谷子说：“我看你就是和我一样。你其实一点也不比我大。你哪一年的？”

穗子说了个年份。

谷子说：“就是嘛，咱俩同年。”

穗子问：“你几月的？”

谷子说了个月份。

穗子说：“我比你大两个月。”

谷子问：“大两个月也能看出来？”

穗子说：“这和年龄没太大关系。女人只要一结婚，不管多小，就不再是姑娘了。女人不管多大，只要没结婚，就是姑娘。”

谷子说：“我看一样，结婚不结婚都是女人。”

穗子说：“你没有听人说，没结婚的女人是金子，结了婚的女人就是银子，生了孩子的女人呢，就是石子了。”

谷子说：“要是这么说，女人还是不要结婚好，那样就可以永远闪闪发光了。”

林子很大，大的东西看见了，并不等于离它很近了。能看见胡杨林在阳光下的起伏波涛了，可真的能用手摸到浪花，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好在谷子和穗子打算用一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。太阳不过刚升起来不久，她们一点儿也不用着急。再说了，两个女人平常也挺说得来，在一起，好像总是能找到话说。走路时，身边有个人说着话，再远的路也不会觉得远了。

在那一大片房子里，一排全是用红砖砌成的房子，比别的房子要高大要威风。它不是用来住人的，它是用来做办公室的，大家说要到营部办个什么事，说的就是要到这排房子里来。

这时一个叫李南的男人走近了这排房子。李南是营部的文书，上千人的一个开荒营，干文书的只有他一个。大家见了他不喊李南，喊他文书。文书管写写画画的事，这个活一般人干不了。这倒不是说李南有多大学问。说起来，李南也是初中没有毕业，可也算是个中学生啊。这个地方的人，大部分是没有上过学的。一个初中生，那就是个大秀才了。

李南跑到这里来，原想着是来混个肚子不饿的，没想到这儿的人会把当宝贝，便觉得到新疆是来对了，到莫索湾也是来对了，干起活来也就很卖力，从来也不把自己当个秀才。到营部没有几天，曹

营长就夸他说是个好小伙子。

李南知道地里全是泥，不能下地干活，他来营部是来看看曹营长有没有别的什么事，一看营部没有人，他就走到了曹营长家里，看到曹营长正和刘付全几个人在打扑克，问曹营长有没有什么事，曹营长说“没事没事”，很不耐烦的样子。曹营长干什么都很用心，打扑克也一样。

曹营长说没事，正是李南想听到的。他说没事，就等于说李南没有事了，这样李南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。

当然李南决不会想去采蘑菇，但他想干的事，却和一个去采蘑菇的人有点关系。

谷子和穗子走在一起，不知道的人要看出谁是姑娘、谁不是姑娘的确很难，可要看出来，谁比谁长得好看一些，只要不是个瞎子，就一定看得出来。这和结婚没结婚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让马号的老葛头看，老葛头也能看出来。不信，你问老葛头，刚才走过去两个女人哪个长得好看？老葛头一定会说，当然是谷子了。

这样说，并不是要让你把谷子当成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了。莫索湾是一片荒野，开荒营里的女人，是种地的女人，种地的女人长的什么样子，想也想得出来。一个真正可以用美丽来形容的女人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都没有理由去种地的。

但有一点你也不能不承认，只要是两个女人在一起，总会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好看些，长得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。同样在一群女人中，也总会有一个长得比别的女人都好看些。

莫索湾有好几百个女人，谷子肯定不是最好看的那一个。谷子要是最好看的那一个，谷子就不可能等到现在还没有嫁人。最好看的那一个，早就嫁给了曹营长。当然，谷子也肯定不是最难看的一个，要是最难看的，也不会等到现在了。最难看的那一个嫁给放羊倌了。

只能这样说，和穗子比，谷子好看一些，或者这样说，把莫索湾长

得好看的前二十个女人挑出来，排成一个队，在这个队伍里一定会有谷子的身影。

谷子的好看，只是和穗子比，只是和莫索湾的一些女人比。

穗子说：“你还等什么等呀，都知道，李南为了你吃不好睡不好。莫索湾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多，识那么多字，还会写文章，从来听不到他说一句脏话，这样的男人在莫索湾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”

谷子说：“他是不错，可能是太不错了，所以站到我跟前，总觉得离他很远，像是中间有一道沟，可深了。一掉进去，就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了，找不着底。倒是粗一点、野一点的，好像还觉得踏实些。”

穗子说：“嘿，你说的这号男人，在咱们这莫索湾，一石头砸过去，至少也能砸住仨。行，你说，看上谁了，我给你当红娘。要不，我给你去寻摸一个。”

谷子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也就是这么说说。说真的，把莫索湾男人也看过来了，好像一个个说起来也都挺不错的，可真想着和哪一个搭伙过日子，马上就心慌得不行。就觉得和他们过，怎么过也过不好。”

穗子说：“真结婚了，你就不那么想了，也不会想那么多了。”

谷子说：“结了婚，想什么都晚了，干脆就不想了。”

穗子说：“你什么都明白啊，比我明白。我可是稀里糊涂就当了他人的老婆了，现在啥也不想了，就想着伺候他，想着生个孩子，想着能这样一直到老也就行了。你说，咱们这样的女人活着还图个啥。”

谷子说：“你行了吧，谁不知道你嫁了个好男人，把你心疼得要死。说从来没有动过你一指头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穗子说：“哼，他要是敢打我，我马上不跟他过了。”

说这话时，穗子脸上很得意，很幸福。

兴冲冲地跑到了一排房子前，站到了一间房子的前面。

没想到门上是一把铁锁。

谷子不在。这时的李南想不出谷子有什么理由不愿意嫁给他，也想不出这刚下过大雨后，谷子会有什么理由不在屋里待着。

只是有点扫兴，李南不会太把这个事放在心上。日子还长着呢，还有好多的时间，有时间就有机会。和莫索湾的那些老兵比起来，李南还是个小伙子，他只比谷子大三岁。

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和谷子玩着男女结婚前的游戏，这种游戏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把这种游戏玩好了，结婚以后的游戏才会更有意思。

李南看过好多书，看过好多描写男女相爱的文字，他很想把书上写的拿到生活里来，像书上写的一样，和一个女人谈恋爱，谈了恋爱以后，再和这个女人结婚，结了婚后，再和这个女人生孩子。李南想过了，只生两个孩子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再多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

不过，离这个想法还远着呢。到现在，谷子还对他是爱理不理的，好像谷子有点看不上自己。为这事，李南没有少想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谷子为什么不喜欢他。在莫索湾，像他这么年轻的男人，像他这么有文化的好像只有他一个。

不过，李南并不在意这一点。书上写了，女人全是这样，全让男人去追的。一开始，女人都会给男人摆点架子。摆架子，不是女人不愿意，是女人想把这个过程变得更浪漫，更有意思。

像两条鱼游进了海里，谷子和穗子钻进了莫索湾的这片原始胡杨林。

胡杨林是海。是海，当然就会有很多鱼。树上落着的鸟儿是鱼，草中跑动着的野兔、黄羊、马鹿还有跳鼠也是鱼，连狼、野猪还有狐狸也是鱼，只是这些鱼比别的鱼凶一点，狡猾一点罢了。不过，这些鱼好像再厉害，也没有人这种鱼厉害，它们只要见了人这种鱼，就会远远地

躲开。见了谷子和穗子也一样，不管她们多么温柔，多么心软，那些在树枝上鸣唱的鸟儿也不会跳到她们的肩头上和她们亲热。不过，她们想不到这些，一进到林子，她们就好像进了自己家的菜园子一样。草里的蘑菇就好像是她们种出来的一样，真的很多，走不了十几米，就会发现一窝。每发现一窝，就会发出一声欢叫。她们一笑一叫，别的鱼儿就会从她们身边跑开。她们看不到别的鱼儿，只看到蘑菇。蘑菇这会儿不是蘑菇了，它们成了一种快乐，谷子和穗子追着它们，在树林里向前跑。

林子里好像没有别的人，只有谷子和穗子。她们自己这么想，看起来好像也真的是这样，但林子既然像海一样，就不可能只有两条名字叫做人的鱼，肯定还有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条，也不知道别的鱼正在什么地方游动着，更不知道是不是也在采蘑菇。不过，现在，我们肯定地说，除了谷子和穗子外，还有一条叫人的鱼在这个林子里。

他是个男人。
是黑脸汉。

黑脸汉，不用说，脸一定黑。有多黑，好像比最黑的天还黑。脸黑，牙齿却不黑，不但不黑，还很白。白白的牙齿，显得脸更黑。

这黑脸汉，除了脸黑，个头还很高，腿粗，胳膊粗，腰更粗，站在那里，像是一棵没有枝杈的树，坐在那里，就像是一块风吹日晒了百年的大石头。

黑脸汉的身上有一杆枪，枪是一杆钢枪。黑脸汉的身边有一匹马，马是雪青马。黑脸汉的身后有一间房子，房子是木头房子。房子前的檐下，挂着不少的狼皮、兔子皮和狐狸皮，房子的后面有一眼泉水，泉水不停地流，到了冬天，大河都会结成冰，它却冻不住，一样往外流着水。

黑脸汉和穗子和谷子一样，也是人，是个正逢壮年的男人。可黑脸汉没有像她们一样，在下过雨后去采蘑菇。在他的四周有很多蘑

菇,不用去采,想吃了,随手就能拽下几颗,扔到锅里煮煮吃就是了。

黑脸汉只是坐在门口的一个树墩上,让从树枝间透射下来的新鲜阳光照着自己的身体。他的眼睛是闭着的,像是睡着了,又像是在想着什么。

黑脸汉并不知道,这时的林子里,正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在采蘑菇。同样,两个女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个黑脸的汉子这时也在林子里,正和无数的树一起晒着雨后的太阳。

其实在这片林子里,除了黑脸汉和两个女人,一定还有别的人。只是,这些人是谁,黑脸汉和两个女人都不知道罢了。

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,黑脸汉子站了起来。站起来又听了一会儿,好像真的听到了什么,黑脸汉走到了小木屋的后面。

尽管同时都在一个林子里,其实他们离得很远。林子很大,如果谷子和穗子从现在站的地方要走到黑脸汉的小木屋,至少还要走上一天一夜。因此,黑脸汉的这个举动,和谷子、穗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黑脸汉是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。这声音是从一堆土里发出的,准确说,是从一个坟墓里发出来的。

坟墓就在小木屋的后面,其实就是一个隆起的土堆和土堆前插着的一个木牌子,牌子上写了一行字:爷爷居闯之墓。

黑脸汉时常会听到埋在土里的爷爷喊他。一喊他就过去了,可真的等他走到跟前,想听爷爷说些什么时,爷爷就不吭声了。

听不到爷爷说话,黑脸汉也不会马上离开。他会在墓堆旁坐上一会儿,像爷爷活着的时候,坐在爷爷的身边,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。只要坐在墓堆旁边,就一下子会想起好多爷爷说过的故事。

爷爷的名字是爷爷的爸爸给起的,意思让爷爷做一个闯荡天下的男人。爷爷果然能闯,一下子就闯出了万里地,从山东梁山闯到了西部的天山。

黑脸汉叫居桩,这名字是爷爷给起的。黑脸汉原来不叫这个名,

到了胡杨林里后，爷爷给他换了个名字。爷爷说：“你是个树桩子，你不能离开树林子。”

爷爷说：“你的爸爸妈妈让仇人给杀了，他们还想杀你，可我们到了这里，到了这片林子里，他们就杀不了你了。这个林子很大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你。”

爷爷说：“你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，这个林子里的树就是你的亲人了。”

如果谷子和穗子一直往前走，很有可能会碰到居桩。可谷子和穗子不会一直朝前走的，因为她们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。她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转过身回家去。

两个人已经直起了腰，眼睛虽然看到了前面的草丛里还躲着一只大蘑菇，她们也不打算走过去弯腰采摘了。不是她们太累了，是手中的篮子已经装满了，再采再摘就没有地方装了。她们现在已经不想再采蘑菇了，她们想回家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前面还有多少大蘑菇，她们也不会再往前走了，按这种情况推断，她们其实是根本没有可能和那个黑脸大汉相遇的。

往回走，当然要转过身，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连想也不用想。只要沿着来的路走回去，走不到天黑就可以到家。

林子里没有路，也用不着路。很平坦的沙土地，没有过不去的沟和坎，只要迈开步子往前走就行了。

篮子在两个人之间，篮子的提柄同时抓在两个人的手上，两个人提着一篮子蘑菇，就不觉得重了。

和来的时候一样，两个人边走路边说话，说到可笑的时候，两个人就笑起来。笑的声音有时大，有时小，这要看说的事可笑到什么程度。

穗子说的话要多一些。穗子结了婚，结了婚的女人比没有结婚的女人可说的事要多一些，敢说的胆子也大一些。一些没有结婚的女人说不出的话，结了婚的女人全能说得出来。

谷子没有结婚，可穗子说的话谷子全能听明白。谷子也喜欢听穗子说，自己说不出的话，听别人说出来，也会觉得挺痛快。

走着，走着，也不知走了多久了，穗子不说话了。不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是她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头了。她仰起头，往上看，透过树的密密的枝叶去看天。谷子也跟着抬起头去看天。

天好像没有那么蓝了，好像落了一层土，变得灰暗了。不是天又阴了。刚阴过，刚下过雨，不会再阴了，是天晚了。天一晚，就像是干了一天活的人，没有了精神，就是这样疲倦的样子。

谷子和穗子抬起头看天，不是想看看天有多累了，累成了什么样子。她们去看天，是觉得当她们看到这样的天色时，她们应该已经走出了林子，已经走进了营地四周的防风林带了，可现在她们还在胡杨林里。

不往天上看，再往前看，想透过一棵棵交错挺立的树干，看到了房子，看到了食堂的那个很高的大烟囱，至少也可以看到那道从烟囱里面冒出的炊烟。这个时间，正是炊事班忙着给大家做饭的时间。

除了一棵棵看不出什么区别的树干外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两个人就把脸转过来，穗子看谷子，谷子看穗子。

谷子说：“再走一会儿，肯定就会出林子了。”

穗子也说：“就是，咱们走快点，咱们刚才走得太慢了。”

说走就走，两个人提着一只篮子往前走。这次走，都不说话了，也不笑了，腿摆动得也快起来了。裤角碰得草刷刷响。由于走得太急了，能听得到她们气喘吁吁的呼吸声。

又走了好久，再往天上看，天不再是灰的了。天被蒙上了一块黑布，连一点亮也没有了。再往前看，别说是房子、烟囱和炊烟了，连几十米外的树都看不到了。

谷子和穗子互相看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其实不用说出来，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这个时候，两个人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想法。

她们走错了路，她们迷路了。

这时，她们想到在地上找来时留下的脚印。她们低下头去找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不是天黑了看不到，就是大白天，她们也找不到。林子的空地上长了许多细密的小草，像是地毯一样铺开来，那些小草踩倒了，不一会儿就会站起来，不会留下一点脚踩过的痕迹。

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她们突然觉得好累好累。

在莫索湾，在开荒营，一共发生了三次迷路回不了家的事。第一次迷路的人，在四天以后，被找到了，可找到的只是一堆白骨。第二次迷路的人，在三天以后找到了，人还活着，可已经剩最后一口气了，活过来后，老是一个人发呆，像个傻子。第三次迷路的人，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，至今没有一点音讯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
这三次事谷子和穗子全知道，其中有两次找人，她们还亲自参加了。

靠着一棵树，谷子和穗子抱在一起。不是怕冷，一点也不冷。也不是怕黑，多黑的夜，她们都见过。说不上她们这会儿怕什么，可她们真的好怕，两个人抱在一起，会让她们怕得东西少一点。

谷子说：“咱们还得走。不走，怎么也出不了林子的。”

穗子说：“往什么方向走？走错了路，越走就会离家越远。”

谷子说：“林子咱们营地的北边，那营地就是在林子的南边了，咱们往南边走。”

穗子问：“天这么黑，你知道哪边是南？”

谷子抬起头又往天上看。天上已经有了好多星星。谷子说：“你看，那颗是北斗星。”

谷子朝一个方向指了一下，说：“那边就是南边。”

穗子问：“真的？”

谷子说：“我看差不多。”

谷子和穗子站起来，往前走。走了几步，谷子想起了什么，停下来，对穗子说：“篮子还没有拿呢？”